



隐私

Secrets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少一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隐 私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 少 一 译

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延吉

Secrets

By Danielle Steel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November 1986

根据美国戴尔出版公司 1986 年 11 月版译出

隐 私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延吉市延西街)

辽宁日报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105634·2 定价: 2.38 元

内 容 提 要

《隐私》是丹尼尔·斯蒂尔的最新佳作。

人的隐私多藏于暗室黑角，耻于坦露光亮之下，《隐私》一书却将可爱的男女影星们的私情隐事展露于巨幅书卷之上。

本书以好莱坞声望颇高的制片人梅尔筹拍电视连续剧《曼哈顿》为线索，引出五名著名好莱坞男女影星，由此拉开了温柔而又令人辛酸泪下的序幕：

艳丽性感的萨宾娜经常神秘地失踪，对她一往情深的梅尔怀疑她另有所爱……

简是个迷人的女人，丈夫是个十足的性虐待狂，他把她仅当作泄欲的工具，甚至强奸了她……他们终于离异。

美妙动人的佳布丽埃尔是某位巨富的千金，改名换姓，浪迹影视界，在拍片中投入爱的海洋……

比尔是个有魅力的男人，遭警方拘捕，被控杀妻……

扎克原是个同性恋者，他在简女性力量的感召下，终于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而获欢乐……

这部小说虽写情欲，却不随波；虽涉及性自由，却不淫秽不堪、一意迎合市民的欣赏趣味；在欲海中泛出纯真的波光。小说格调高雅，动人心弦，读来美妙无比，如在蜜海纵情泛舟……

第一章

从建筑物上反射下来的阳光象钻石般耀眼。这令人眩目的阳光照射在一个女人洁白的玉体上。萨宾娜赤身裸体躺在睡椅上，享受着洛杉矶温暖的日光。她身上涂了防晒油，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过一会她将跳进游泳池中去凉快一会儿，但下水之前还有一系列健美动作要完成呢。每天上午她都要在这里先进行日光浴，全身涂满防晒油，那一头浓密的金发用手绢包起来防止日光的过度曝晒。她闭上双眼，在眼皮上盖上一块浸透金缕梅汁的纱布。然后在脸上蒙上一块湿手绢，保护住面部皮肤，避免它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她的乳房上也盖了两块潮湿的纱布，因为乳房也是她需要精心保护的地方。三次整形手术效果良好，痕迹一点也看不出来。第一次是她二十八岁那年做的。后来她觉得再早一点做效果就更好了。那次手术只是把眉心处的一条不显眼的小皱纹拉平，同时把眼角提高到她十八岁时的位置上。第二次手术是她四十一岁时做的。那次是将她的双乳提高并使它丰满。其实她

即使在十六岁时也没有过象现在这样高耸的乳峰。最后一次整形手术是一年前做的。这次和第一次的目的是同样的，只不过这次要消除的已不是一条不起眼的小皱纹，因此手术更复杂一点罢了。现在她看上去象是三十五岁，逢着令人愉快的好日子就只象三十一岁，而在摄影机的镜头里呢，她有时看上去还要年轻。当然，是“有时”，因为那要看摄影师是否帮忙。萨宾娜·夸尔斯今年已经四十五岁，可她的身体却显示出完美的状态。她每天上午坚持锻炼一个小时，每星期按摩三次，每天下午都要游泳。如果天气好的话，她每天还要散步两英里。她散步可不是那种一摇一晃地迈八字步，而是轻步疾走。她可不傻。花五千元做的胸部整形手术可是为了保持胸部的高耸，那种一摇一晃的散步会使乳房塌下去三英寸的！

她喜欢穿领口开得很低的衣服，这样就能显露出她最值得骄傲的两乳之间的那个部位。那蜂蜜色的皮肤一点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她的裙子也都是开叉很高的。道理很简单，为了暴露出她那一双使其她女人嫉恨得要死的硕长细腿。这两条腿可不是整形得来的，这是上帝赐给她的。上帝对她真是厚惠非浅。真的，从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起名叫玛丽·伊丽莎白·拉斯顿的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起，上帝没有一刻抛弃过她。她父亲是一名矿工，母亲在一个加油站上的小店里当招待。那个小店在高速公路旁，每天夜里一盏霓虹灯要亮到天明。人们管那种小店叫“咖啡店”。她九岁时父亲死了，她母亲在其后的七年里三次嫁人。前两次她成了寡妇，第三次是她死了，那时玛丽·伊丽莎白十七岁。家里没什么

可留恋的，因为也没剩下什么。玛丽·伊丽莎白以她那秀丽的双腿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那辆车是开往纽约的。玛丽·伊丽莎白在那一天死了。她不愿意象玛丽那样生活。在纽约她变成了弗吉尼亚·哈洛维，她觉得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是很响亮的。她本想当一名时装模特，结果却被裹进一个剧团当了一名合唱队员。她们那个剧在百老汇上演时引起了轰动。她一直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二十一岁时，有人推荐她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那时她的头发是黑颜色的，她小心地将头发染得乌黑发亮，衬托出她那双明亮的、绿汪汪的杏眼。在拍这部影片时，人家没有给她分配一个单独的更衣室，而让她和另外两个姑娘以及一个男人在纽约下东城的一间冰冷的仓库里共用一间。那个角色她一辈子也不愿再想了。永远不想了。弗吉尼亚·哈洛维的寿命甚至比玛丽·伊丽莎白还要短。她后来又演了几个类似的小角色，还在西区一家夜总会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女招待。她是聪明的，在陷得不太深时及时地让弗吉尼亚死掉了。萨宾娜·夸尔斯这个名字是她在别人丢下的画报上看到的。她用省下的钱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飞机票。那时她仅二十四岁，但她已后悔这已经有些太晚了。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失去的时光她会把它找回来的。她去掉了头发上的黑颜色。当她到达洛杉矶时，已经是一位金发女郎了。在三个星期内，她设法租了一套公寓，并为自己找了一个经纪人。她从不提她在纽约演过的那些角色。那是另一次生命中的事了，那逝去的生命她已不再去想了。现在她已是萨宾娜·夸尔斯了，过去的一切，煤矿上的生活、纽约的夜总会，还有她在下东城的仓库里拍下的

那些色情的劣质影片，她都不再想了。在洛杉矶，她先当时装模特，然后在米高梅电影公司试镜头，又在福克斯电影公司试镜头。还不到六个月，她就在一部非常象样的影片中扮演一个配角了。在这之后，她又演了三个角色。终于，二十六岁那年，她演了一个很象样的角色。这以后，萨宾娜的面孔为很多电影导演所熟悉了。她的演技还谈不上令人倾倒，但已相当不错。她的经纪人为她找了一名家庭指导，使她顺利地克服了一些难点。他还帮助她争到更多的角色。到她二十八岁时，电影观众们也知道了她的名字，熟悉了她的面孔。她有了自己的宣传经纪人，使她的名字定期地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她和许多男明星合作过。在她三十岁时，她和好莱坞当时最走红的一位男演员有过一段罗曼史，并在他主演的一部片子里出任角色。从这以后她更是声誉日升了。这一切是她靠自己挣来的，是来之不易的。一部分是由于她的表演天赋，另一部分是因为她比她的同伴更敢于在关键时刻脱去更多的衣服。在她三十一二岁时，有一段时间她突然失踪了，而当她重新露面时，是在一部受到高度评价的影片中。她在这部片子中的表演使观众一致公认她已是一个成熟的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已深深地刻在观众的头脑中。

萨宾娜为了挣到今天的一切而努力工作着，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她四十五岁时，她已不仅在好莱坞知名，全美国的制片人都知道她。她是那种使男人想入非非的女人。男人都想接近她，而她却有着自己的选择。虽然她已不年轻了，但她的精力依然那么旺盛，她的身材依然那么优美。她知道这一点。她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她和电影界所有的关系保持

着联系，她每天都要和她的经纪人通话。一旦得到一个角色，她就会努力工作，而每次她都觉得自己应付裕如。

萨宾娜不是那种昙花一现式的演员。好莱坞有很多演员。经常有一些二流演员，他们可能红极一时，和那些明星们齐名，但很快就消失了。这样的演员在好莱坞每天都在产生，每天都在走红，也每天都在消亡。而经过这么多年，萨宾娜仍然具有吸引力，她的名字不仅仅意味着票房的收入，她的名字能使男人们在离开影院时兴高采烈。她外出时，总有男人跟在身后，找机会碰一碰她。她有时允许他们这样做，有时又拒绝他们。她心里对自己的魅力是满意的。许不许别人碰不是关键，关键是她的身体的吸引力。她的身体是她通向成功的法宝，过去是，现在依然是。

她瞟了一眼她放在平台上的座钟，然后以轻盈的动作翻了个身，从仰卧变成俯卧。她一伸手，从旁边拿过一个大瓶子，从里边倒出防晒膏，再一次涂在脸上和胳膊上。她脸上的皮肤象年轻人的一样，光滑而细嫩，没有一丝下垂。

她正准备站起身来，电话铃响了。每天这个时候，她要喝两大杯矿泉水，然后下到游泳池中去游一会儿。她下意识地看看表，心想这个时候会是谁来电话呢。她已经给她的经纪人打过电话了。

“喂？”萨宾娜·夸尔斯身上的一切都象蜂蜜一样滑，连她的嗓音也不例外。她说话的声音柔软而充满性感，当男人们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听见她的声音时，都会觉得身上发软。

“请萨宾娜·夸尔斯听电话。”对方是个年轻女人的声

音。这声音她不熟悉。

“我就是萨宾娜·夸尔斯。”她一只手握着电话听筒，另一只手抚弄着她的头发。萨宾娜身上的一切都是经过仔细筹划的，而且是保持得相当好的。她花了半生的时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对这一点她非常珍惜。她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在事业上没有走得更远一点儿。尽管她很有名气了，但还不是最红的明星。但对这一点她是有信心的，一切都还不算太晚。对萨宾娜来说，什么太老了，太累了，这样的话根本不存在。尽管她已经走得很高了，她仍然是一个走上坡路的女人。目前就是缺少一个好的角色，但她并不过分着急。钱是不用发愁的。她一个月前才拍了一部广告片。只要能使收入满足她的需要，什么角色她都愿意承担。但是，电视片除外。电视片她是从来不拍的。

“这是梅尔·韦克斯勒的办公室。”对方说，那声音充满了自豪。梅尔·韦克斯勒是好莱坞最大的制片人。不论是谁，只要为他工作，本身都好象抬高了身价似的。至少从他这位秘书的口气中可以听出这一点。

萨宾娜微微一笑。几年前她和他曾合作过两三次。梅尔·韦克斯勒，其他方面暂且不提，他本身即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萨宾娜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她。

“有什么事儿？”她的金嗓音中有一丝笑意；她扫视着自己这间起居室。她这套公寓是宽敞而现代化的，坐落在贝弗利山上。家具都是白色的，有两面墙上全部镶着镜子。她从镜子里注视着自己的身体。乳房是高耸丰满的，完全象她期待的那样。两条腿很长，线条优美。她喜欢欣赏自己的身

体，从她的身体上她感觉不到有什么值得担心和恐慌的。而且，她身上即使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她也完全知道该怎样处理。

“韦克斯勒先生想知道您能否今天和他一起吃午饭。在比斯托花园餐厅。”萨宾娜不明白他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和她说，而且时间又订得这么紧。也许是他的哪一部片子中缺个角色？不过他最近很少拍电影了。最近十年，梅尔·韦克斯勒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到拍电视剧上去了。另外，他是知道萨宾娜从来不拍电视剧的。不但他知道，任何认识萨宾娜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电视剧是廉价货，她在任何场合都这样说。她是萨宾娜·夸尔斯，她没有必要去拍电视片。有几次，她的经纪人对她说起拍电视剧的事儿，她都用这话回绝了。她宁愿去拍广告片。对她来说，广告片也要比电视剧的等级高。不过和梅尔·韦克斯勒见面还是有吸引力的，再说她也没有准备午饭。现在是十点四十五分。“一点钟怎么样？”听对方的口气，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通知。是啊，对梅尔·韦克斯勒的话，很少有人会说不能的。尤其是演员，他们对韦克斯勒简直是唯命是从。

“一点十五分。”萨宾娜偏要和这个秘书开开玩笑。在好莱坞，人人都喜欢开玩笑，只要你比对方硬。这一点双方心里都清楚。

“那好吧。比斯托花园餐厅。”秘书又重复了一遍，好象怕萨宾娜忘了。

“谢谢你。告诉他我会准时的。”

我敢打赌你会准时的，女秘书心里想。她挂上电话，按

响了通往韦克斯勒先生办公室的传话器。她告诉韦克斯勒，萨宾娜将在一点十五分到达比斯托花园餐厅。韦克斯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高兴。

这边，萨宾娜也很兴奋。梅尔·韦克斯勒，想着这名字，她觉得上一次见他已象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十年前他曾带她出席过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仪式。她一直想他已经被她吸引住了，只是他表面上不显露出来。不过，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关系却没有再进一步发展。

她走进更衣间，这是一间四面镶满镜子的小间，通过这里她走进浴室。她握住圆形的淋浴喷头，向周身喷淋。温热的水顺着她油滑的身体向下流淌，感觉很惬意。她一边洗头，一边想去吃午饭时应该穿什么衣服。这都取决于他头脑中想的，他找她是为了一桩公事呢，还是什么私事呢？她不知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在他的眼前，是一个声望日上的明星呢，还是一个热烈的女人呢？想到这里她自己笑了。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说到底，她就是萨宾娜·夸尔斯，修长、秀美，金色头发的美人。他会发现她身上的优点的，这一点她很自信。

在跳出浴缸前，她又用冷水淋遍她的全身，然后用干毛巾把周身擦得发热发痛。她在头发上别上一把梳子。如果过分仔细地注视的话，她心里想，她看上去象是二十五岁，或是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她笑了，她不抱怨。不论是十四岁还是九十岁，对她都一样，她都能适应。她将和梅尔·韦克斯勒一起吃午饭，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章

萨宾娜走进比斯托花园餐厅的大门时，时间是一点二十一分。她走进餐厅，迎着那些注视她的眼睛。领班看见了萨宾娜，就急忙从院子里的餐桌旁向她走来。院子里也摆着餐桌，每张桌子上遮着一把花条纹的大阳伞，挡住中午的阳光。

“夫人？”这既是招呼，也是询问。

“梅尔·韦克斯勒约我在这里吃饭。”她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领班的脸，看自己的打扮会引起什么反应。从领班的脸上她可以看出自己的打扮效果不错。她确实引人注目了，这就是她想达到的目的。在远处僻静的角落里，梅尔·韦克斯勒正坐在一张餐桌旁注视着她。他注视着她那双线条优美的腿，蓝色衬衣下那丰满的乳峰，还有草帽下那双迷人的眼睛。上帝！瞧这一身装束。他知道她会做到的。她正是他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完全和他想象的一样。他低头笑了笑。再抬头时，她已站在他面前。她身上特有的那种媚人的魅力比上次见到她时更强烈了。这是他自己的感觉变了呢，还是她变了？

萨宾娜可不是昔日的影星，这个女人的魅力永远不衰，在里氏等级上永远是 9.9 级。当他注视着她时，他感到自己的内心猛地牵动了一下。他站起身，伸过去一只手。他的手臂坚实粗壮，他的手握人时很有力量，他的眼睛是冷静的蓝色，他的头发是灰白色的，经过细心的梳理。梅尔·韦克斯勒五十四岁，可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这一点倒很象那些好莱坞幸运的男演员。他每天打网球。象萨宾娜一样，他每星期也去按摩几次。但他没有动过整形手术。如果不是他的头发有些灰白，他看上去至少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不过，他不喜欢这样，所以他从不染他的头发。

“你好啊，萨宾娜。最近过得还不错吧？”

“我很抱歉我来晚了。”她笑着说。她的声音比他记忆中的更性感了，“这个城市的交通状况越来越糟了。”尤其是你还得停在半路去买一顶草帽，她心里暗暗笑道，“我希望你没有等很长时间。”

他的蓝眼睛似乎能看透她的心。他总是在观察，在掂量，就好象他心里总有什么重要的决定似的。他冲她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溶了多少女人的心，至少也是溶化了她们的抵抗。他的笑停留在嘴上，他笑的时候眼睛也是严肃的，他总是这样，他此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值得等的。”

她笑了。她发现自己其实是很愿意和他谈话的。真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给她打电话。他们有时打打电话，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但并不很勤。

“谢谢你，梅尔。”他把饮料单递给她，她想了一下，

点了红玛丽酒。她注意到他喝的是皮亚尔酒。在这点上他没有随好莱坞的时尚。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独特的东西。他的成功建立在他的勤奋上和他的天才上。尤其在挑选演员上，他有着洞察一切的天赋。他很少选错人。她所以佩服他，这是原因之一。梅尔·韦克斯勒是个行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她知道几年前他和好莱坞一个走红的女影星好过一段时间。他俩密不可分。他让她在三个重要的影片中担任主角。可后来他们之间不知出了什么事，以后他们再也不见面了。象其他人一样，萨宾娜一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闹翻了。这件事梅尔从未对任何人谈起过。她也喜欢他这一点。他是高傲的，他有个性。他不是那种在公众面前舔伤口的人。甚至他也从不在人前谈他一生中最大的那次灾难。萨宾娜是从报上和那里知道的这件事。他原来结过婚，妻子叫伊丽莎白·弗洛伊得，是三十年前好莱坞最红的女明星。那时他才到洛杉矶市，正在米高梅电影公司当演员。那几年他是米高梅公司的金发童男。结果她爱上了梅尔。几年后他们结了婚。婚后不久她就退出了影坛，一心为他们即将出世的孩子做准备。她第一胎就生了一对双胞胎，是一对女孩。她们长得象她们的母亲一样美。生过孩子后，伊丽莎白整日守在家中照看孩子。

两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男孩。人们不时地看到他们全家在公园里出现。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暴露在公众面前，可这却不容易做到。伊丽莎白长得太美了，摄影记者们成年累月地追逐着她的身影。萨宾娜一到好莱坞就知道了她。那时伊丽莎白已退出影坛了，但上帝对她似乎格外恩惠。她

天生红头发，大大的蓝眼睛，皮肤细白，脸上总带着楚楚动人的笑容。她天生是一个使男人着迷的美人胎子。她又有一付慈善心肠，参加各种慈善事业。他们后来在贝埃尔买了一所房子，在桑塔·巴巴拉海滨附近买了一处小庄园。他那时是喜欢家庭生活的人。不管有多少年轻女演员围绕着他，但工作完了他就往家里跑。他身上有种天生的父亲气质，人人都说在他手下演戏就好像成了他的家庭成员似的。他关心为他工作的所有的人。他非常爱伊丽莎白和他们的孩子。他们每年都到欧洲去度假。一九六九年他携带全家到以色列去游览。那次旅行一帆风顺，美妙无比，因此当公司从洛杉矶给他拍去电报让他回来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他简直气愤之极。他只得回国，临走时他让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在特拉维夫等他，他顶多在国待三四天，然后就去以色列和他们相会，继续旅行。可他一回国，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他最重要的一部片子出了问题，他不得不留下处理。他去不成以色列了，于是他给伊丽莎白打了电话，让他们回国。但伊丽莎白还要到巴黎逗留几天，因为这是原先计划好的，她不愿让孩子们失望。她们买了埃艾尔航空公司的机票。这时梅尔正在开会，他当时觉得有一丝不祥的预感。他看看手表，心想这会儿给他们打电话是不是太晚了。他本来希望他们能乘法航的班机，或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机。后来他又想自己的这种顾虑是否多余。可是正开着会，他接到了电话，是国务院打来的电话。七个阿拉伯恐怖分子上了飞机，把飞机炸得粉碎。他们七个人自杀身亡了，可却带上了所有的乘客和机组成员。为了他们所谓的事业，两百零九个无辜的人死了。这

里边就有伊丽莎白、芭尔比和迪波拉，还有詹森。他一连几个星期象傻了一样，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他总在想，如果他不离开他们，如果他不回来开会，如果他给他们打了电话。这么多年，这些“如果”一直在缠绕着他。他好象陷入了一个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恶梦。他那时唯一想干的事就是和他们一块去死。他晚上一睡觉就梦见飞机失事。整整有十年时间他不乘飞机旅行。但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追回的。逝去了的不可能重现。芭尔比和迪波拉那时十二岁，詹森十岁。在恐怖分子的炸弹爆炸声中，他的家庭毁了。他的生活也从此改变了。他一心扑在了工作上。那些为他工作的年轻演员们就好像是他的儿女。但他们却不可能是他的亲生儿女。对他来说，再不会有第二个伊丽莎白了。没有别的女人能代替伊丽莎白，他也不希望有人代替她。他就靠他的回忆生活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的生活圈子中当然还有别的女人，而他好象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新意识到这一点。但只有一次他稍微认了点儿真。不过他知道他是不打算再结婚了。他承受不起再一次打击。他看待生活的态度竟有点儿象一个哲学家。好莱坞的事业尽管不能占据他的全部身心，但却占据了全部时间。在他的心里，有一扇门永远地关上了。不过，他对他周围的美女们并不是视而不见的，他喜欢和她们相处。只是一到晚上他单独回家，当她们离开他以后，当他回忆起往事之后，他就冷静下来。所以他拼命地工作。这是一种逃避，他只有靠工作来忘掉那可怕的恶梦。他的心的一部分随着他妻子和孩子的死亡而一同死了。

“最近你在干什么？”他冲萨宾娜微微一笑，慢慢地